



Wheelock's Latin, 6e, Revised

韦洛克拉丁語教程

(插图修订第6版)

(美) F. M. 韦洛克 (Frederic M. Wheelock) 著

(美) R. A. 拉弗勒 (Richard A. LaFleur) 修订

张卜天 译 (奥) 雷立柏 (Leopold Leeb) 审阅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大学堂012

主编：李峰

副主编：张跃明 郭力 执行主编：吴兴元

Wheelock's Latin, 6e, Revised

韦洛克拉丁語教程

(插图修订第6版)

(美) F. M. 韦洛克 (Frederic M. Wheelock) 著

(美) R. A. 拉弗勒 (Richard A. LaFleur) 修订

张卜天 译 (奥) 雷立柏 (Leopold Leeb) 审阅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韦洛克拉丁语教程:插图修订第6版/(美)韦洛克著;张卜天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9.2
(大学堂)

书名原文:Wheelock's Latin, 6th edition revised

ISBN 978-7-5062-9310-5/G·323

I. 韦… II. ①韦… ②张… III. 拉丁语-教材 IV. H7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9311 号

WHEELOCK'S LATIN (Sixth Edition Revised by Frederic M. Wheelock)

Copyright©2005 by Frederic M. Wheelock, Martha Wheelock, and Deborah Wheelock Taylor. Revision text copyright ©2005 by Richard A. LaFleur.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used or reproduced in any manner whatsoever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articles and reviews. For information, address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0 East 53rd Street, New York, NY 10022.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09 by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ollins, an imprint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7-2814

韦洛克拉丁语教程(插图修订第6版)

著 者:(美)弗雷德里克·韦洛克

译 者:张卜天

审 阅 者:雷立柏

丛 书 名:大学堂

丛书策划:吴兴元

责任编辑:杨 宁

出 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发 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销 售: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35 插页 4

字 数:540 千

版 次: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500 册

教师服务:139-1140-1220 teacher@hinabook.com

读者咨询:onebook@263.net

营销咨询:133-6657-3072 010-8161-6534

编辑咨询:133-6631-2326

ISBN 978-7-5062-9310-5/G·323

定 价:9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I love the language, that soft bastard Latin, Which melts like kisses
from a female mouth.

George Noel Gordon, Lord Byron

Beppo

I would make them all learn English: and then I would let the
clever ones learn Latin as an honor, and Greek as a treat.

Sir Winston Churchill

Roving Commission: My Early Life

He studied Latin like the violin, because he liked it.

Robert Frost

The Death of the Hired Man

作者简介

弗雷德里克·M·韦洛克(Frederic M. Wheelock, 1902—1987年)在哈佛大学获得了文学士、文科硕士和博士学位。他的教学生涯漫长而成绩斐然,包括在 Haverford College, Harvard University, the College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Brooklyn College, Cazenovia Junior College(担任院长), the Darrow School for Boys (New Lebanon, NY), the University of Toledo(1968年作为正教授退休)任教,以及在 Florida Presbyterian(现在是 Eckerd)College 做访问教授。他在文本批评、古文书学和拉丁语研究领域发表了多篇论文和评论;除了《韦洛克拉丁语教程》(*Wheelock's Latin*, 以前名为《拉丁语教程:基于古代作家的导论课》[*Latin: An Introductory Course Based on Ancient Authors*]), 他的著作还有《韦洛克拉丁语教程读本》(*Wheelock's Latin Reader*, 以前名为《拉丁语文学读本》[*Latin Literature: A Book of Readings*])和《教育家昆体良》(*Quintilian as Educator*, H. E. Butler 译, 韦洛克教授导读并注释)。韦洛克教授是美国古典学联盟、美国语言学会和大西洋国家古典学会的成员。布里格斯(Ward Briggs)教授撰写的韦洛克教授传记参见他的《美国古典学家传记辞典》(*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American Classicists*,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94)以及《古典学展望》(*Classical Outlook*)2003年冬季号。

理查德·A·拉弗勒(Richard A. LaFleur)在弗吉尼亚大学获得拉丁语文学士和文科硕士学位,在杜克大学获得古典学博士学位。从1972年起,他一直在佐治亚大学教书,在那里担任北美洲最大的古典学项目之一的负责人长达21年,从1998年起担任古典学富兰克林教授主席。他有诸多关于拉丁语、文学和教育学的著作出版,比如《美国学校的拉丁语教学:一个危机中的职业》(*The Teaching of Latin in American Schools: A Profession in Crisis*)、《拉丁语诗歌入门》(*Latin Poetry for the Beginning Student*)、《爱与变形:奥维德读本》(*Love and Transformation: An Ovid Reader*)、《21世纪拉丁语:从概念到课堂》(*Latin for the 21st Century: From Concept to Classroom*)、《战争之歌:维吉尔<埃涅伊德>选读》(*A Song of War: Readings from Vergil's Aeneid*, 与 Alexander G. McKay 合著)、《韦洛克拉丁语教程》(修订第五版、第六版)、《韦洛克拉丁语教程读本》(修订第二版)以及《韦洛克拉丁语教程学习手册》(*Workbook for Wheelock's Latin*, 与 Paul Comeau 合著,修订第三版)等等。拉弗勒教授担任过《古典学展望》的编委(1979—2003年)以及美国古典学联盟的前任主席(1984—1986年)。他曾获得“人文学科国家基金”等机构提供的逾一百万美元的奖金,因教学和专业研究获得过州、地区和国家的各种奖励,其中包括1984年获得的美国语言学会的古典学杰出教育奖。

序一：拉丁语在中国

听说 Wheelock(韦洛克)的著名拉丁语教程将要在 中国出版,我感到非常兴奋与欣慰。2002 年以来,我在北京教授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但始终没有找到令我满意的拉丁语语法教材、文选和拉汉词典。《韦洛克拉丁语教程》终于能满足这个迫切的需要。对学习西方哲学、文学、法律、历史或宗教的大学生和学者来说,这部教科书的出版是一件重大的事,因为拉丁语是一切西方知识的“大门”,而韦洛克也算是自学拉丁语的最好的资料之一,它具备很多语法表格,并附有一部小的拉丁—英语词典。它使用很多古代作者的名言警句来全面地说明和解释拉丁语的种种语法形式,这样在讲解语法的同时,也可以使学生品尝古人思想的滋味。另外,作者也经常指出某个拉丁语词和英语、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的关系,即拉丁语的“现代性”——很多西方语言的共同“母语”就是拉丁语。一句话:韦洛克不仅介绍拉丁语法,而且介绍拉丁文化,我很高兴可以推荐它,希望它能成为大学生们所喜爱的读物。

拉丁语是了解欧洲文化的“大门”。无论是在文学、历史学、哲学、法学、宗教学、伦理学,还是在心理学、医学、自然科学或教育学的领域中,西方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经典著作都是用拉丁文写成,或是从古希腊语译成拉丁语的,所以这些知识领域的术语和研究方法都和拉丁语有关系。如果不能阅读这些知识体系的原文著作,就无法在研究和理解上“更上一层楼”,并且还会错过很多重要的因素。比如,14 世纪的 Boccaccio(薄迦丘)的意大利语名著《十日谈》就是在模仿古罗马 Apuleius(阿普雷乌斯,公元 2 世纪)的拉丁语著作《变形记》——这种关系有谁去分析呢?薄迦丘的晚期著作都不是用意大利文而是用拉丁文写的——谁去把它们引入中国学术界的视野呢?欧洲的科学史和思想史具有连续性,如果不研究 11 到 13 世纪,也就无法了解后来的文艺复兴时代及近代的发展,但在中国很少有人深入地研究中世纪,因为欧洲中世纪的文献 99%都是用拉丁文写成的。作为学术语言的英语、法语和德语在 17 和 18 世纪才开始逐渐取代拉丁语。康德、叔本华和马克思都曾经写过一些拉丁语著作或文章。今天许多欧洲的大学和高中要求学生学习拉丁语,由此可见这个语言的影响力不会消失,它贯彻古今,沟通中外,所以中国的学者也应该“借拉丁文以沟通泰西学术

之源流”(马相伯语,参见方豪“拉丁传入中国考”,《方豪六十自定稿》,台北,1969年,24页)。

欧洲各国的语言——尤其是所谓的“罗曼语系”的语言(即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罗马尼亚语等)——都受了拉丁语的深刻影响。在“牛年”我们自然想到这样的例子:拉丁语的 *taurus*(牛)成了西班牙语的 *toro* 和法语的 *taureau*,而意大利北部 Turino(都灵)城的名字也同样来自“牛”。英语的 *bull*(公牛)和意大利语的 *bue*(公牛)都来自拉丁语的 *bos*(牛)。因为希腊语和拉丁语都属于印欧语系,这两个语言有很多共同的词根:拉丁语的 *taurus* 和 *bos* 就是希腊语的 *tauros* 和 *bous*,差别不大;但如果和第三个重要的古代语言(古希伯来语)比起来,差距就大多了,因为希伯来语属于闪族语系(*semitic language*)。古希伯来语中的“牛”被称为 *par*、*shor*、*alaphim*,与 *taurus* 和 *bos* 没有关系。这三种古代语言(拉丁语、古希腊语和古希伯来语)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塑造了所谓的“欧洲文化”,进而影响着全世界。实际上,许多西方“人文主义者”——从 Jerome(哲罗姆)开始——注意到了这三种语言的重要性,并且愿意同时学习这三门语言。在文艺复兴的时代,比利时人就曾于 1517 年在 Louvain(鲁汶)城建立了一所“三语学院”(Collegium Trilingue),以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使尽可能多的学生有能力阅读古代经典的原文。这些经典就是犹太人的《旧约》、希腊人的哲学著作和拉丁语的经典,从 Cicero(西塞罗)到 Augustinus(奥古斯丁)和 Thomas(托马斯)。我想国内青年学者对这些语言的兴趣也越来越大,因为大家都想知道“德先生”和“赛先生”到底为什么叫“德”和“赛”,这两个概念建立在什么思想传统之上,又是从什么文化母体中生长出来的。

在很多方面,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是现代思想概念的基础,所以任何想深入了解西方语言和西方文化的人都必须关注拉丁语。比如英语的 *culture*(文化)来自拉丁语的 *cultura*(原义是“培养”、“耕种”等),英语的 *science*(科学)来自拉丁语的 *scientia*(知识)和希腊语的 *episteme*(知识)及 *mathesis*(学科),而英语的 *religion*(宗教)来自拉丁语的 *religio*(曾被解释为“再理解”或“再约束”)。当然,一代一代的拉丁语作家在使用这些概念时逐渐澄清、加深和丰富了它们的内涵,使它们一步一步演变成近代和现代的含义,比如 Cicero 曾经说明 *religio*(宗教)和 *superstitio*(迷信)的差别,而 Augustinus 写过关于“真正的宗教”(vera religio,即基督信仰)的著作,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理解传统的概念。因此,学习拉丁语会有这样的功能:它让我们这些现代的人意识到,我们每天用的基本概念或术语似乎都有 2000 年甚至 2500 年的文学传统和思想传统。在我们之前已经有无数的伟大学者、思想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使用过同样的概念和术语。根据 20 世纪文学理论的 *intertextuality*(跨文本性)观点来说,当我们用“文化”、“科学”和“宗教”等概念时,我们就已经和 Aristoteles(亚里士多德)、Cicero、Augustinus 等人有了关系,因为他们的话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今天的语境和思想。

学习拉丁语应该让我们意识到这些潜在的、无意识的关系。实际上,拉丁语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曾改写了陈子昂的诗:“前不见古语,后不见来者,念拉丁之悠悠,独欣然乐无涯。”在奥古斯丁那里我们能找到类似的感叹:“O aeterna veritas, et cara aeternitas! (永恒的真理啊,心爱的永恒!)”从这个角度来看,学习拉丁语简直是追求永恒,是参与一个不朽的语境!

一般人也许会认为,拉丁语离中国很遥远,但只要意识到 50%到 80%的英语单词来自拉丁语,情况就不同了(越是学术性的文献,其拉丁语成分越高)。

有的汉语名词是比较明显的外来语,比如每当我坐公交车刷卡时,我就想到“卡”(英语的 card)来自拉丁语的 charta(最早来自希腊语)，“charta”是一张纸,也代表一个文献。最有名的“卡”也许是 *Magna Charta Libertatum* (《英国大宪章》,1215 年),这个“卡”令所有的英国人感到自豪,因为它第一次保障平民的人权。我用“卡”坐上“巴士”(bus),而这个称呼来自 19 世纪的法国,他们称公交车为 omnibus(拉丁语:“给一切人的”、“公用的”)。

另一些现代汉语中的说法虽然没有明显的“外国味”,但实际上也离不开拉丁语。比如说“我热爱中国的首都北京”:“热爱”来自英文的 ardently love(来自拉丁语的 ardenter amare),在古代汉语中这样的词是找不到的。另外,“首都”(英语的 capital)来自拉丁语的 caput(头),在古人那里,“头”也有“领导”和“最重要的城市”的意思,所以汉语的“首脑”、“首领”和“首都”也与拉丁语共享同一个隐喻(metaphor)。韦洛克在本书的开头引用了哥德的名言:“不懂外语的人也不会了解母语”。我想学习拉丁语肯定能使中国人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母语汉语。

第一位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观察汉语的华人也许是马相伯(1840—1939 年)和他的弟弟马建忠——他们于 1897 年撰写了第一部由中国人编写的汉语语法书,即《马氏文通》。他们能够完成这部伟大著作是因为两个人都精通拉丁语语法(以及法语、古希腊语等西方语言)。然而,拉丁语和汉语之间的对话并不是从 1897 年开始的。比马氏兄弟早 100 年,有一位曾在意大利留学的华人也非常精通拉丁语,他就是甘肃武威人李自标(Jacobus Li, 1760—1828 年)。他于 1773 年到意大利,成功地学习了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因此他被邀请于 1792—1794 年间陪同英国大使 Macartney(马嘎尔尼,1737—1806 年)到中国当译员。李自标曾经在英国使者与乾隆皇帝进行谈判时起了重要的作用。在 17 世纪有相当多的华人学习拉丁语,其中包括康熙皇帝与中国第一位天主教主教罗文藻(1615—1691 年),后者曾经于 1638—1654 年在澳门和菲律宾学习拉丁语和神学。同时,17 世纪也是拉汉互译的高峰时期。意大利人 Buglio(利类思,1606—1682 年)将许多拉丁语的著作译成汉语,其中包括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这就意味着他介绍了无数的西方哲学、神学、法学和伦理学观念以及创造了很多新的名词(比如“人类”、“行为”等,参见拙作“清初汉语神学术语辞典”,见《汉语神学术语辞典》,北京,2007 年)。另一些外国传教士也首次将中国的经典译成西方语言

(当然是拉丁语),比如意大利学者 Intorcetta(殷铎泽,1625—1696年)曾经将《中庸》译成拉丁语(参见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罗莹于2008年5月提交的硕士论文《殷铎泽之〈中国政治道德学说〉初探》)。

上海人徐光启(1562—1638年)对于拉丁语也曾经有热切的兴趣,并在他的著作中谈论“亚尼玛”(即 anima,“心灵”)的概念。他的老师 Matteo Ricci(利玛窦,1552—1610年)曾经于1579—1581年在印度教授拉丁语和古希腊语,并且首次用拉丁文拼写汉字(参见他的《西字奇迹》,1606年),因此,重视汉语拼音的人(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吴玉章)视他为汉语拼音的“鼻祖”。1951年在江苏扬州出土了一座元代拉丁墓碑,来自拉丁语的碑文说某个 Antonius(安托尼)安眠在此,而这位来自欧洲的基督徒于1344年在扬州去世(碑文使用了拉丁文的年代记法:“MCCCXXXIII”=1344年)。

我在2000年以后开始在北京教古代语言,但最早在北京当过拉丁语老师的人大概是 Giovanni de Montecorvino(孟高维诺,1247—1328年),他在1294年来“汗八里”(即北京)传教并(根据他的报告)曾经教40个男童教规和拉丁语。由此可见,拉丁语和中国早就“结缘”。20世纪的著名历史学家方豪(1910—1980年)曾经写过一篇《拉丁文传入中国考》(参见他的《方豪六十自定稿》,台北,1969年),其中指出,明、清文献曾用40多种“拉丁文之异译”:“大西字”、“红毛字”、“番字”、“喇提诺”、“腊底诺”、“辣第诺”、“拉替努”、“赖丁”、“罗典”等等。这一切都证明拉丁语在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上曾经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遗憾的是,在20世纪中国的新兴学院和大学中(无论是1900年后、1949年后或1979年后建立的学院),很少有正规的拉丁语文学方面的课程,而且缺乏拉丁语教师、教材或词典。这就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因为很多古代的、中世纪的或近代的文献被拒之门外——没有人看得懂这些文献,也没有人翻译它们。

说到“西方文化”——“文化”这个词的拉丁词根是 colere(“培养”、“耕种”、“修饰”、“敬仰”),我经常告诉我的学生:真正的文化修养只能是慢慢培养的,它是“长出来的”,不可能是“制造出来的”或“速成的”。近年来,我看到中国大学生和学者对拉丁语的兴趣越来越浓,在这种逐渐走近西方古典文化的过程中,《韦洛克拉丁语教程》的出版将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我希望中国的教育界和学术界重视这部大作,进一步“培养”(colere-culture)对西方古典语言和文化的“热爱”(ardenter amare)!

雷立柏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2009年2月

序二：我们的父亲韦洛克

《韦洛克拉丁语教程》的缘起是 1946 年的“美国退伍军人教育法案”，这个法案旨在为退伍的二战老兵提供高等教育。“如何让一个在欧亚战场上受过训练的老兵想学拉丁语？”父亲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那时他还是布鲁克林学院的古典学教授。这种语言能够给那些阅历已经如此丰富的人带来什么？作为教师，怎样才能使一门已经死去的语言变得生动起来，让人觉得它与我们息息相关，而且完全可以掌握？如何不把拉丁语仅仅当成一种已经过时的工具，而是作为文化和哲学的一种活生生的反映来教授？这就是父亲当时面临的挑战。

于是，弗雷德里克·M·韦洛克(Frederic M. Wheelock)开始编写一本拉丁语教材，试图用一种人文主义的养料在语言和哲学上滋养学生。本书始于他为布鲁克林学院的学生们专门开设的课程。小时候，我们经常会闻到胶版誊写机的那种刺鼻的油墨味，那时他经常不辞辛劳地为每一位学生在凝胶衬垫上一页页地复制那本教材的部分内容。1950 年，利用弗雷德里克六个月的休假年，韦洛克一家到遥远的墨西哥 San Miguel De Allende 村旅行。在那里，弗雷德里克兢兢业业地编写着那本教材，我们勤劳的母亲多萝西(Dorothy)在一台旧式手提打字机上细心地打印着手稿，我们则淘气地跑来跑去，与当地的孩子和毛驴嬉戏打闹。

历经 12 年的精心构思、修改和试用，本书的第一版终于问世。当学生们需要学习语法时，他们会去阅读伟大的古代作家的训诫和文学作品，这些作家往往会在一种意味深长的语境下使用语法。父亲试图把罗马人思想感受的血肉与词形、句法和词汇的基本骨架紧密结合起来，以期学生们不是“死啃”拉丁语，而是通过文学和哲学的内容使头脑更加敏锐。

在我们的记忆中，家里的古典传统是很深厚的。一个词的词源可能会激起长时间的讨论，这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往往是枯燥乏味的，然而我们长大后，却又会使我们受益匪浅。经常有人提醒我们，了解拉丁语有助于学习英语，60% 的英语词汇都源于拉丁语。学过拉丁语的学生对 SAT(学术能力评估考试)的词汇部分会更加得心应手，得到的分数也会更高。商业界早就认识到了拥有较大词汇量的重要性，认为它预示着管理方面的潜力和成功。了解一个词的词源史会让使用者觉得这个词更有色彩和力量，更具鲜活性 and 精确性。而且我们所掌握

的语词形象越清晰,数量越多,我们思想的力量似乎就越大。《韦洛克拉丁语教程》中包含着为数众多的英语词源研究以及丰富的词汇。我们自己的经验表明,学生们在理解词源之后,不仅能够更持久、更好地记忆词汇,而且也能在一种更为精准的含义上使用它们,体味出其中的微妙差别。

那么,为什么还要去练习翻译拉丁语呢?弗雷德里克·韦洛克认为,“准确地翻译拉丁语可以培养我们的观察、分析、判断和评价的能力,加强我们对语言形式、清晰性和美的感受,对我们提高自己的英语表达水平大有裨益”。通过翻译,我们可以学习到一种准则和精确性,它可以被移植到任何思维推理过程,比如数学家的那种推理过程。事实上,父亲在 Barnes & Noble 公司的编辑 Gladys Walterhouse 博士就是那里的数学编辑,他对拉丁语及其精确性很是欣赏。

父亲挚爱着古典作家和思想家的人文主义传统。对于这种爱,他不仅通过本书的“古代名言”部分与学生分享,而且也在平日里同家人和朋友们分享。当我们还是小姑娘的时候,父亲就教给我们古人的许多至理名言,告诉我们这些真理和训诫为何直到今天仍是那么鲜活有力。在本书中,读者将会捕捉到不少哲言的吉光片羽,比如 *carpe diem*(抓紧时机或及时行乐), *aurea mediocritās*(中庸之道;黄金分割), *summum bonum*(至善),“morality”(道德)源于 *mōrēs*(习惯)。(“好习惯造就好性格,”父亲经常这样告诫我们。)

不仅学习拉丁语和翻译过程很重要,了解贺拉斯、奥维德、维吉尔等罗马作家的思想和技艺也同样重要。围绕着一些发人深省的主题,比如面向未来而生活、追求卓越、人的生老病死、友谊等等,韦洛克为我们提供了这些古典作家的部分作品。弗雷德里克·韦洛克写道:“拉丁语研究的至善就是阅读、分析和欣赏原汁原味的人文主义拉丁语经典作品,我们的文明深深地植根于它,它在 20 世纪使我们受益良多。”

在弗雷德里克·韦洛克任拉丁语教授的 45 年中,他以幽默而谦逊的方式,从语言和文学两方面培养了学生们对拉丁语的热爱。他对教学工作怀有深深的眷恋,因为他对自己所教授的东西充满热忱。他非常尊重自己的学生,总是以高标准去要求他们。他希望学生们能够像他本人一样热爱和学习拉丁语,把它当作世代相传的火炬,照亮我们今天的路途。

1987 年,弗雷德里克·韦洛克在即将走完 85 年丰满富足的人生时,还吟诵着荷马、贺拉斯和艾米莉·狄金森的名言。和古人一样,他秉承着献身学术的传统,坚信我们应当站在古人的肩上。如果他地下有知,今天有许多学生正在满怀热情地分享他深爱的拉丁语所带来的激动和乐趣,他一定会感到欣悦的。

玛莎·韦洛克和黛博拉·韦洛克·泰勒

Filiae amantissimae(您最亲爱的女儿们)

前 言

既然已经有了那么多拉丁语入门教材,为什么还要出一本新的呢?问这个问题不无道理,不过这里还是能够给出几点理由。

众所周知,每一年都有越来越多不具备拉丁语知识的学生进入大学。如果他们想了解拉丁语,就只能在大学阶段才开始学习这门语言,而且通常是作为选修课来学习。虽然有些学校的学生有机会在两到三年的时间里学习拉丁语,但更多的学生却只有一年时间学习。这些学生主要分为三个群体:罗曼语专业的学生、英语专业的学生以及认识到拉丁语(哪怕只是初步的拉丁语知识)具有文化和应用价值的学生。¹如果让这些高年级学生(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其实已是大三和大四的学生!)使用在思想和进度上只适用于高中生的入门教材,那么必定无法取得好的效果,结果反而得不偿失。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秉持适度温和的古典精神,避免走到另一个极端,把入门教材编写得过于严肃高深,那样有可能会挫伤一些有上进心的学生通盘掌握拉丁语的积极性。

有鉴于此,笔者尝试编写一本供初学者使用的教材,力求内容周详,富于人文气息,有挑战性和启发性,同时要求也比较适度。当然,这并不是说拉丁语可以变得简单,无须努力就能掌握。不过,就先前的这份油印教材而言,根据笔者多年的使用经验,拉丁语尽管繁难,却可以变得活泼有趣。即使是对初学者和只修习一年的学生,拉丁语也可以带来愉悦和教益。只要方法步骤得当,学习拉丁语可以使人获得一种进步感和文学上的成就感,其效果甚至不亚于那些罗曼语专业的学生。因此,笔者的目标就是编写一本教材,帮助那些在整个教育阶段只修一年拉丁语的学生打下牢固的拉丁语基础,使他们至少能够享用某些文学果实,同时为那些打算继续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的人提供适当的引导和鼓励。为此,本书采用了一些较为独特的方法和设计。

¹ 还有一些研究生希望听我的课,因为他们忽然发觉自己需要掌握一些拉丁语知识,并希望自学——就像当我决定到墨西哥旅游时,根据 E. V. Greenfield 的《西班牙语语法》(*Spanish Grammar*, College Outline Series of Barnes & Noble)自学西班牙语那样。他们实际上组成了第四个群体,即希望在正规的学术课程之外学一点拉丁语的成年人。

1. “古代名言”(SENTENTIAE ANTĪQUAE) 和 “古文选编”(LOCĪ ANTĪQUĪ)

几乎毋庸置疑,学习古老的拉丁语,最有益且最能鼓舞人心的途径就是借助古代作家的拉丁语原作来学习。带着这种信念,笔者认真审读了一些古代著作,¹ 摘出适当的句子和段落作为这本入门教材的材料。选择的主要标准是,材料本身应当有趣,而不仅仅因为能够说明词形和句法就被选用。这些内容丰富的文本是拉丁语文学的一个极好缩影,词形、句法和本书中的词汇都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古代名言”部分构成了每一课中固定的阅读练习,其中所有句子都选自这些拉丁语原文,每一句话后面都标注了古代作家的名字。在书中各处以及“古文选编”部分中出现的段落也是如此。根据我们的经验,本书的正式内容大致可以在一个半学期内讲授完毕,在剩下的半个学期里,可以不拘形式地阅读补充的古代拉丁语原文。² 这些内容涉及许多有趣的主题,比如爱情、传记、哲学、宗教、道德、友谊、慈善、游戏、战争、逸事、幽默、讽刺等等。这些基本的练习都选自原始的拉丁语文学作品,³ 而非人工炮制出来的拉丁语。事实上,这些内容不仅是为了说明词汇、词形和规则,而且也是对罗马人思想和经验的介绍。

2. 词汇表和词汇设计

每一课都有一个词汇表,其中的内容需要牢牢掌握。每一个条目都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拉丁词及其若干形式(比如动词的几个主要部分)、重要的语法信息(比如名词的性、介词支配的格)、英语释义(通常基本含义排在第一位)、括号里列出的有代表性的英语派生词。词条中的每一项都需要记住。随着课程的进行,在笔记本或电脑文件中做一个不断更新的词汇表,或者使用词汇卡片(一面是拉丁词,另一面是词条中的其余部分)会很有帮助。考虑到“重复是记忆之母”(repetitio māter memoriae),某一课的词汇通常会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或其他地方反复出现。

不太常见或者在本书中不常出现(有时只出现一次)的拉丁词会在“古代名

¹ 我有意没有选用恺撒的著作,因为他的著作不大适合在头两年的课程中学习,我们可以找到更合适的阅读材料。

² 其中包括拉丁晚期和中世纪作家的六段作品,以说明拉丁语在中世纪的连续性。

³ 当然,有时不得不对这些拉丁语做一些编辑调整,以避免原先的单词、形式或句法过于困难,以致超出了学生的能力。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调整只涉及省略一些不重要的内容,对词序稍作简化,或者用较为简单的单词、形式或句法来代替。然而,其基本思想和表达方式依然是古代作家的。

言”和阅读材料后面的括号中标注出来,以免每一课的词汇负担过重。这些注释通常不如正规的词条完整,而且课程越往后进行,注释可能就越简略,不过已经能够为翻译相关的文本提供足够的信息。对于那些可以很容易地从英语派生词推断出含义的拉丁词,通常不给出英文释义。教师对这些词条的要求可以因人而异,但一般而言,学生们应当至少能够“被动地”掌握这些词,即如果在类似的语境(比如在后续课程中)或考试中碰到它们,他们应当能够辨识出这些词,其完整词条大都可以在书末的词汇表中找到。

3. 句法

尽管前面提到的作品摘选构成了本书应当进一步介绍的句法概念的逻辑向导,但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不愠不火、张弛有度才是常识之道。已经介绍过的句法概念应当足以用来阅读“古文选编”的成熟段落,并为那些希望在一年之后继续学习拉丁语的人打下坚实的基础。事实上,如果已经具备了在处理这种成熟拉丁语过程中所获得的技能,并且掌握了附录中所补充的句法,学生就可以跳过第二年阅读恺撒的传统课程,而直接进入第三年的课程去阅读西塞罗等作家的作品。在对句法的解释方面,本书力争做到尽可能简洁和没有学究气,每一个概念都通过大量例子进行了说明,其中既有必要的重复,也包括了自学素材。最后,鉴于即使英语专业的学生也可能不具备足够的语法知识,书中对大多数语法术语都作了补充解释(通常是借助词源)。这些解释没有被归入某个一般的概要性章节(学生们通常会回避这些部分),而是当术语首次出现时自然地加入。

4. 词形及其展示

对于一本入门教材来说,各种屈折和非屈折形式都是共通的。然而在本教材中,讲解名词或形容词形式的课程单元与讲解动词形式的课程单元一般会交替出现,这有助于减少因单调而导致的厌倦。基于同样的考虑,笔者也把位置格、副词和大多数不规则动词放在了本书的较后部分,它们可以暂缓虚拟式以及其他复杂句法所造成的负担。

笔者力图把具有类似形式的词形变化表列在一起,以便在同一课中互为参照,¹并把新的词形自然地安排在熟悉的相关词形之后(比如把第三变格法形容词安排在*i-*词干名词之后)。

掌握句法和词形的速度显然与班级的性质和水准有关,教师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对任务做出调整。虽然每一课都构成了一个逻辑单元,但我们发现,对于大多数内容较多的课,至少需要分配两项任务:首先是正文、词形变化表、词汇表、

¹ 附录中也采用了这样的设计。

“练习与复习”以及某些“古代名言”；其次是复习、完成“古代名言”、阅读材料以及词源部分。这两项任务显然有利于对内容进行不断反复。

5. 练习与复习

“练习与复习”中的句子旨在确保对形式、句法和词汇进行重复,这对于学习语言至关重要。如果教材的作者能够以预先确定的一系列词汇和句法开始,并且在此基础上自由地构造句子,那么让后续课程单元中的句子重复前几课的内容,就会比较容易,尤其是在不太关注句子思想内容的情况下。而如果受制于第一节中所谈的那些限制,那么这种重复显然就更难做一些。实际上,在某一课中介绍的内容大都会在接下来几课的“古代名言”以及其他地方多次出现,不过笔者还是编写了“练习与复习”中的句子¹来填补空隙,以保证出现更多的重复,并为复习提供练习。由于阅读拉丁语是学习重点,所以英译拉的句子数量并不多,但也要定期加以练习。其他练习则不需要预先布置给学生。只要时间允许,它们当堂就可以轻松地完成,也可以在学过四五课之后用作复习课的材料。

6. 词源点滴

在每一课的词汇表中,我们都在单词后面的括号里列出了许多英语派生词,以帮助学生记忆拉丁词,了解拉丁语对英语的影响,并扩展学生的词汇量。我们偶尔也会加入一些英语同源词。每一课的结尾都有一个名为“词源点滴”的部分,它包含了句子和阅读材料中的某些词汇,以及其他一些单凭词汇表难以言说的有趣之处。学生应当在学习开始时先查阅附录中“词源帮助”部分的词缀表。有时我们也会列出一些罗曼语派生词,以激发罗曼语专业学生的兴趣,同时表明拉丁语对于这些学科的重要性。

7. 导言

除了讨论罗马字母表和发音,本书的综论性导言还简要介绍了拉丁语的语言学、文学和古文书学背景。这些背景以及“古代名言”和“古文选编”中的拉丁语原文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罗马人的文学、思想、表达方式和感受,并且体现了罗马传统与我们这个时代的连续性。但愿导言,尤其是教材本身的特色,能够使本书不只是又一本拉丁语语法书,而且也能成为一部阅读原汁原味拉丁语的人文主义导论。

本书的雏形是油印的课堂教材,当时编写的动机就是序言开头所表达的那种不满。尽管由于编写仓促而存在着各种显而易见的缺陷,但课程还是取得了

¹ 其中有些句子是由古代的拉丁语句子联想而来的。

良好的效果。感谢亨特学院的 Lillian B. Lawler 教授仔细阅读了油印材料,并提出宝贵建议。感谢布鲁克林学院的学生和同事的耐心,他们对油印的内容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反馈和建议。基于已有的经验,我又对教程进行了彻底修订和重写。我很感谢布鲁克林学院的 Joseph Pearl 教授,他详细审读了修改后的四十课手稿,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还要感谢波士顿学院的 Joseph M.-F. Marique 牧师对修改稿的鼓励和评论。衷心感谢东北大学的 Thomas S. Lester,他才华横溢,与我意气相投,拥有健全的心灵和乐观的精神,从我还是个古典学专业的本科生时就一直是我亲密的朋友,他经常耐心地倾听我的问题。我还要对我的妻子多萝西表示诚挚的谢意,她不仅毫无怨言地打印了这份非常困难的文稿,而且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这些建议使得本书内容更为清晰,更能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最后要感谢 Gladys Walterhouse 博士和她在 Barnes & Noble 公司编辑室的同事们,他们在许多事情上都给予了友好的帮助,这些帮助往往重要而及时。当然,任何尚存的错误和不当之处均由笔者本人负责。

第二版和第三版

有些人发现自己需要比“古文选编”更多的阅读材料,有鉴于此,我准备了本书的第二版,新加入了一个题为“古代文选”(Locī Immūtāī)的部分。在这些段落中,除在个别地方作了省略之外,原始的古代拉丁文本没有作任何变动。脚注格式与“古文选编”中的保持一致。希望这些阅读材料能够使一门导论课也能接触到足够广泛的材料,对自学者也能构成一次饶有兴味的挑战,并为使用关于古典作家的常规注释文本提供直接的途径。

由于重复对于建立语言反射具有无可争议的价值,我们在第三版中新加入了一个自测练习部分。它由语法和句法问题以及句子翻译组成。所有问题和句子翻译都备有答案。

第二版和第三版的改进仰赖于许多人的热情鼓励、意见和修改建议。这里我要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我特别感谢大阿尔伯特学院的 Josephine Bree 教授,奥克兰城市学院的 Ben L. Charney 教授,叶史瓦学院的 Louis H. Feldman 教授,印第安纳大学的 Robert J. Leslie 教授,东北大学的 Thomas S. Lester 先生, Glenmary Home Missioners 的 James R. Murdock 牧师,华盛顿大学的 Paul Pascal 教授,哈佛大学的 Robert Renehan 教授,科尔盖特大学的 John E. Rexine 教授,摩拉维亚学院的 George Tyler 教授,亨特学院的 Ralph L. Ward 教授,Barnes & Noble 公司编辑室的 Gladys Walterhouse 博士。最后,我要再一次特别感谢我的妻子。

弗雷德里克·M·韦洛克

第六版修订前言

弗雷德里克·韦洛克教授的《拉丁语教程》(*Latin*)于1956年首次面世,随即以其周详的内容、清晰的结构和简洁的行文而广受赞誉。有评论预言,该书很可能成为指导大学生和成年人学习拉丁语基础知识的标准教材。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事实证明,这一预言是正确的;第二版于1960年出版,更名为《拉丁语教程:基于古代作家的导论课》(*Latin: An Introductory Course Based on Ancient Authors*),并且新增了直接选自拉丁语文学的“古代文选”;第三版于1963年出版,书中新增了针对四十课教学内容的自测练习和答案,大大增强了教材的实用性。1984年,作者于去世前三年补充了“古代名言”的原始出处,以方便教师和学生查阅和研究感兴趣的材料;1992年,在新的HarperCollins出版公司支持下,本书又出了第四版,整个文本采用了大字体,阅读起来更加赏心悦目。

第五版出版于1995年,书名恰当地改为《韦洛克拉丁语教程》(*Wheelock's Latin*)。三十多年来,这是第一次做真正实质性的修订。我所做的修订并不是要改变教材的基本理念,而是为了强化它。事实上,一些关键性改动乃是基于韦洛克教授本人的建议,这些建议保存在他由家人保管的笔记里。还有一些改动则反映了全国同行们的意见。他们中有许多人和我一样,在至少二十年里一直使用这本书,对它赞赏有加,并且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就某些基本方法达成共识,也许这些方法可以使本书得以更臻精进。

第五版所做的改动反映了韦洛克教授本人的意愿,也了却了我和长期使用本教材的许多同行的心愿,那就是在每一课中加入古代作家所写的拉丁语材料。在前面几课中,这些材料比较简短,而且会作一些改动,不过随着课程的进行,材料的量会不断增加,而且经常是从各种散文诗作中原封不动地摘引下来。有些材料曾经在前几版的“古文选编”和“古代文选”中出现过,不过大多是在第五版中首次加入。我们对“练习与复习”和“古代名言”中的一些句子进行了改换(有时是将其扩充成更长的阅读材料),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基于韦洛克教授本人的建议。

每一课的词汇大都被扩充为20到25个。这些词汇表使用起来很方便,既包括新词,也有以前作为“古代名言”注释出现的许多词汇。根据全国同行的一